



册府元龜  
卷之九十八  
至九十一

13  
849  
195



43  
849  
195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奏議第十六

唐韋湊為太府少卿睿宗景雲元年十月太子重俊  
謚曰節愍奏上疏曰臣竊見故太子重俊擁北軍禁  
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突禁而入騎騰紫微兵指黃  
屋孝和移御玄武門以避其銳親降德音以諭順逆

而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爲順或廻兵討賊或投狀自拘多詐伏誅太子逃竄向使同惡共濟以成不道其爲禍也胡可忍言及孝和引見羣臣兩淚交隼曰幾不共卿等相見其爲危懼不亦甚乎臣每思之不勝憤毒今聖明雪罪禮葬謚爲節愍臣切感焉昔漢成帝之爲太子行不絕馳道周之衰微也秦師過周左右免胄而王孫滿猶以其不卷甲譏其無禮必敗由是言之秦稱兵宮內跨馬御前其爲悖逆不亦甚乎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此 兩解甲於朝以請罪

而乃因欲危君父是競爲逆也以其廢韋氏而嘉之乎韋氏逆未彰義絕可也而當時韋氏逆節未彰韋則母也太子子也豈有廢母之理乎又非中宗之命而廢之是劫父廢母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借君父有桀紂之行臣子無廢殺之理昔獻公惑驪姬之譖將殺太子申生公子重耳曰子盍行乎申生曰不可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吾何行之申生受賜而死再拜自縊其行如此僅謚曰恭今則反是可謚節愍乎漢武末年江充爲巫蠱陷太子遂矯節斬克因而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誅於

父然身死於湖不葬無謚至宣帝時方獲禮葬而猶謚曰戾今節愍之行豈可比之乎又陛下之猶子也而可謚爲節愍臣願得與謚者議於御前若臣言爲非甘趨鼎鑊也書奏不納後爲將作大匠開元六年別造義宗廟奏上疏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典實資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於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

澤可宗列於昭穆其於不毀祖宗之義不亦大乎况孝敬皇帝位正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且謂不可望更令有司詳議務合於禮於是太嘗請以本謚孝敬爲廟稱從之

源乾曜爲諫議大夫景雲二年二月上疏曰夫聖王理天下也制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忠於國此道不替無不理也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墮是以古人擇士先觀射以明和容之義非

取樂一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選襲臣竊見數年以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令大射有虧臣愚以爲所費者財所全者禮故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乾坤再闢日月貞明望大射之儀春秋不廢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天下幸甚

劉子玄爲太子左庶子景雲二年八月皇太子將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以來迄于隋氏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

事不可一言也且如李廣北征解鞍憇息馬援南伐據鞍矍鑠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乘輕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襲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法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有服箱充馭者在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塗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可配車而行今乘

車旣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襪而昇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驚於今俗求之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祭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軍之左遺履不救清道之旁絰駭相續固以受蚩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之無文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

畫羣公祖二疎而兵士有着芒屨者闔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帷帽者夫芒屨出於山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氏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武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官漢佩用捨無嘗况我國家道冠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宜從省廢臣懷此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權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家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令付外宣行編入令以爲嘗式

賈曾爲諫議大夫太極元年正月辛巳親祀南郊初  
有事於南郊有司立議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帝祇  
位曾上表曰微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  
鯀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  
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  
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嘗祀之義  
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  
于山川徧于羣望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

文祖則餘廟云享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於地羣  
望尚徧况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  
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和萬人云凡六變而  
致象物及天神此則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  
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后土位亦  
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卽位爲壇於郭之  
陽祭告天地深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雒陽城南  
祫部爲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按兩漢時自  
有后土北郊祀而此云於圓丘明是禘祭之儀又春  
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

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儀王肅云孔子言祀圓丘於南郊郊則圓丘圓丘則郊又祭天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專馮緯文事匪輕見又其注大傳禮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之禘以爲冬至之祭遞相才楮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曆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祠等座則禮遵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儀精

禮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可采惟斷之聖慮制令宰相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元量國子司業郭山惲等咸請依曾所奏

姜皎爲太常卿玄宗開元四年七月戊子勅宜令禮官上七廟昭穆議皎及禮官奏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嘗在聖人之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序矣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奏議曰謹按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貞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弟兄



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嘗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稱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思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

為別廟。時祭不及大禘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裸嘗序，制從之初。今以儀坤廟為中宗廟，尋又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貞節等又以肅明皇帝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睿宗奏議曰：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啓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為立廟。名曰閼宮。又禮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

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廟已全享祭肅明皇帝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祭如舊儀制從之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唯留肅明神主於儀坤廟時是年十二月皎復與禮官上奏曰臣聞敬宗尊祖享德崇恩必也正名用光時憲禮也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大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義等不閑政體復題帝名若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

孫乘乾出震者不得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漢祔非遙請行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云則天皇后武氏詔從之

陳貞節為太嘗博士開元五年十月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聞昔者帝王之為國也行其禮則皇圖昌廢其禮則宗社危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賢所致也夫宗廟國之大事陛下當今聖主臣不敢曲意巧言而陳之謹按經傳具陳引休咎特望天恩少察臣言則可晏然無慮也故臣不避誅以言

之伏惟陛下俯垂許擇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王蒸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司於彼也君子以弗忌爲失禮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縱逆祀一也又按五行志書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爲閔公臣臣居君上爲失禮也遂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况弟臣於兄豈可躋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三年薨閔公三年吉禘自薨至禘向有二年春秋猶非之失禮况夏曆冬禘其不亦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

室尊高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臣昧死據此斷之卽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吉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耶昔太室屋壞今聖朝太廟毀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之例則孝和合進爲昭昔武氏篡國十五餘年孝和誕劔龍飛再興唐祚反正朔服色咸依貞觀故事此卽有功於天下也

今禘於別殿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若以孝和無道則位不合稱帝墳不得稱陵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杜氏曰臣繼君父也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故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况孝和有大功乎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禮爲其後伯姊而先諸姑者何也尊其先也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亂國大事故傳特引二詩深責其意方今太廟毀雖臣阿曲之過恐危陛下之國也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

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據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離王室大亂英雄競起夷狄滿國特望天恩少垂詳察臣知言必就誅夷而昧死言之者以陛下聖明寬容博物納諫而此事恐史筆書之令來代君子以巍巍聖代野無博識朝無忠直臣將何以彰陛下招諫伏請速召宰相已下御史已上衆共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哉陛下前降明制令所司到朝堂進封極言時政得失又舉方康

顧問又徵賢山野而寂無人言非朝不招諫時惡直  
言竊爲儒生不達大體也特請陛下於其書傳親加  
省覽以聖慮斷之頃秋夏之間淫雨彌旬傷稼敗邑  
漢書五行志云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致災也臣  
又見兩畿戶口逃去者半嘗侍解寔招攜不還李傑  
奏請訪括不得臣能使之如鷹有緇若馬有絆夫鳥  
飛於空魚沉於泉鹿走於野猿猱騰於山猶尚取而  
馴之屠而食之况於人不能飛沉乎伏望天恩許臣  
面奏亦爲宗廟未安不敢卽言仰恃鴻恩之厚不懼  
雷霆之威昧死連封伏深戰越詔下禮官議貞節與

太常博士馮宗蘇獻等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并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代之廟無  
兄弟之義矣殷繼成湯至于帝乙父子兄弟十有二  
君其正代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代王  
也此卽兄弟不數爲代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四  
并湯而六殷代兄弟四人相次爲君若以爲代使當  
上毀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禰  
已上極於太祖雖數謚迭毀隨而上遷三穆未嘗有  
闕也又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支  
子無兄弟相爲後之文所以捨至親取遠屬蓋以兄

第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禮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之日不得稱嗣孫則當上列云伯考伯祖下繫云姪孫此乃可成七廟之位號何成繼統之義序焉斯又不可之甚者也後漢論次昭穆定所繼之統以爲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繼元帝以弟不可繼兄故也又殷十二代唯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別立廟不必繼之七代也後漢祖列敘七廟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帝代立子孫克昌爲漢之太宗晉景亦晉文之兄緣景

帝絕嗣不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興元年告謚代祖稱景帝爲從祖也若以晉武越次尊崇其父而致廟壞遂及亂亡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代二十有四歷年四百三十殷廟何嘗見隳漢朝未始經折殷漢之盛委而不言魯晉之災引以爲喻是以春秋書太室壞者乃垂明誠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折者天誅奢麗不以遷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辯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億萬人之心也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貞皇帝相亞在廟正成六代何以辯貴賤乎裔嗣絕滅何以宗

後代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况國家遠尊  
殷之陽甲近法漢之成帝時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  
開百代不毀之廟別立園寢永以寧神歲時蒸嘗與  
國終始有何不可乎又孝和在則天末年自身處儲  
嗣昌宗小豎素宣威權惡盈稔貫衆所共棄南衙則  
宰相歸奉北門則將軍嚮從推崇嗣君誰曰不可豈  
若韋氏悖逆干紀亂嘗總軍國之權操生殺之柄旣  
行不軌欲振凶威將誅懿親以絕人望睿宗大聖貞  
皇帝枕戈代邸泣血待晨志切仇讐義殷家國沈謀  
內斷委策聖明開元成武皇帝仰稟成規俯懷秘畧

挺身奮臂突入北軍不及終宵一戎定保致君親於  
堯舜拯社稷於阽危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建立聖  
明之副弘宣祖宗之業前史不疑漢文繼統今亦何  
怪聖貞之代宗乎禮兄弟相繼不稱嗣子而曰及王  
明當用繼先君不繼兄之絕統也今睿宗雖代孝和  
而立故當同繼高宗則兩室並存便成二穆求之於  
禮不可同列於廟必須一室別居開元皇帝光臨區  
宇至祭宗廟豈容旁繼伯考之絕緒遂棄已親之正  
統乎乃云太廟壞緣躋聖賢所致引僖公後薨遷居  
閔公之上稱爲逆祀取類當今聖貞皇帝亞室高宗

孝和皇帝時出立廟孝和升新寢之後聖貞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此爲證豈非誣罔朝廷耶平子云春秋傳稱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王蒸嘗禘于廟今日有違於此者自山陵甫終九虞卒哭特祀正寢附于太廟四時享祭於禮何虧平子又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者自去歲昇祔之後時孝和新廟未有樂懸所以差辰緣闕備物初非永制蓋是權宜修教若成卽當同日禮曾華省具列事由豈緣尊卑致隔先後借如睿宗一室誠卑孝和不可緣

睿宗之卑後六祖之祭重尊之道禮極繼先因親之義情殷旁及平子云今太廟毀由臣下阿曲之過恐危陛下之國昔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新廟築堦及泉遠徵名材雜以銅柱十二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據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者也按孔子在齊景公在焉左右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孔子曰此必釐王廟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故天誅其廟焉有頃左右報所災者釐王廟景公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也故晉之太廟掘地及泉雜以銅柱綴以珠玉踰先王



之制降皇天之罰與釐王之廟異代同誅今國家太廟因隋舊制開皇之祭創造新都移故太極殿是符堅所造經今將四百年日月滋深朽蠹而毀晉朝則新構梁折豈得非災唐朝則歲久簷摧誠何足怪夫論徵說咎須義正經理苟異於斯便成妖妄平子不識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訟朝廷引衰晉之朝比聖明之代惑亂視聽漸不可長平子又云廟雖造畢災尚未除來有何變故然史策垂範義貫多門妖孽之典理難固必廟簷墜落自有別由天道難知豈得專尤別廟且廟屋雖年深朽壞聖上猶兢兢懼不已

尊儒學於內殿慎刑書於外朝居纖以禮側身脩德同殷湯之罪已等周文之小心縱令熒惑守辰猶能退舍况咎徵不見逆說其災平子又云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向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况夏喪冬禘其可得乎不亦太速乎後又云秋夏間淫雨彌旬傷稼敗邑漢書五行志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致此災也夫水以潤下爲體不能潤下者水德微也何繫於淫雨哉斯乃妄引淫雨證成咎徵牽合災祥推於宗廟平子旣前非速於祭禘後嫌簡不禱祀前後立義互相矛盾速稱越禮簡復貽

災未詳二途何者爲適且耐後時享與禘全殊蒸禘無愆何名爲簡虐旱淫雨時運或然堯日湯年安能累德平子言僞而辯禮所不容狀久不決後竟從貞節等議

田再思爲刑部郎中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唯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則天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藝典今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叶通典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并舅及嫂叔服不依舊禮亦令議定再思建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

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戚隆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德以酬罔極之思者也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服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殊歷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之適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

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同母其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并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師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卽明自古以來降昇不一者三年之制說者紛紜鄭有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爲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來古來遺互爲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也故曰會禮之家各爲聚訟寧有定哉

爲父在爲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官獻書之日徃時叅議謂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垂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純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何紊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人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

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言者方今漸歸淳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議一依周禮則古之人臣見君也公卿大夫贊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割則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丘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任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庠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

乎可爲痛心可爲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斬并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慙於古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總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減衣直棄季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滂訟舅之寃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設焉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

有喪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復實用有疑於是忿議不定履米又上疏曰禮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心喪三年上元中則天皇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亦未有行用垂拱年中始編入格錫氏之後俗乃通行臣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勅并嫂叔舅姊之服亦付所司詳議諸司所議同異相參所司唯執齊斬之文又云亦合禮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僞致有祖父母尚在子孫之妻亡沒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易家人卦云利女貞女

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家人有嚴君焉父母兄弟夫婦之謂也家道正天下正矣禮女在室以父爲天出嫁以夫爲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卽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理之也所以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孝理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隨末俗之願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米又上表奏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於天地動靜合於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

婦正而人倫有序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義斯在卽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理之也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准舊儀父在爲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錫氏之深釁孝和雖名反正

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而終韋氏旋即稱制不蒙陛下英筭宗廟何由克復易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也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所以薄言禮教請依舊章恩勅通明蒙付所司詳議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忘子母之道諸議持久不討其本源所非議者大凡只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續集不足可憑豈得與伯叔母同服豈得與姑姊妹等制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齊斬足爲升降歲年何忍不同

此並道聽途說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  
邦理俗之禮乎臣請據經義以明之所云罔極之恩  
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霜露之感  
豈止二周之服已哉聖人恐有朝死而夕忘魯鳥獸  
之不若爲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之喪  
也寧戚者孔子答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易太  
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爲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焉  
毀而滅性猶愈於朝死夕忘焉此論臨喪哀毀之容  
豈比於同宗異姓之服所云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者  
禽獸羣居聚麀而無家國之禮少雖知親愛其母長

而不解尊嚴其父引此爲喻則亦禽獸之不若耳所  
云秦書燔後禮經殘缺後儒續集不足可憑者人間  
或有遺逸豈亦家到戶至而燔之假若盡燔苟不可  
信則墳典都謬庠序徒存非聖之談復云安屬所云  
與伯叔姑姑姊妹服同者伯叔姑姑姊妹豈有筵杖之制  
三年心喪乎所云五帝不相訟樂三王不相襲禮者  
誠哉是言此是則天懷私苞禍之情豈可復訟襲乎  
所云齊斬足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按三年  
問云將由修飾之君子與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遂  
之則禮是無窮也然則何以周也曰至親以周斷是

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日加重焉爾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遠同父沒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喪服四制又云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此言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非徒不識禮之所由變恐未達孝之通義臣謹據孝經以明陛下孝理之合至德要道請論由俗此言禮之徒與夫至德謂孝悌要道謂禮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理民莫善於禮又禮有無體之禮樂有無聲之樂按孝經援神契

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含畜爲義庶人含性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陛下以韋氏構逆中宗降福宸衷哀憤睿情卓然初無一旅之衆遂殄九重



之妖定社稷於阡危拯宗枝於塗炭此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使諸侯得守其法度公卿大夫得盡其言行士得資親以事君庶人得用天而分地此陛下無體之禮以安上理人也上元已來政由甯氏文明之後法在凶人賊害宗親誅滅良善勲階歲累酺赦年頽安之則榮華正之則遷謫神龍景雲之際其事尤繁先天開元之間斯弊都革此陛下無聲之樂以移風易俗也臣前狀單畧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具狀重進請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臣言若讜然敢側足於軒墀臣言不忠伏請竄迹

於荒裔又散騎嘗侍元行冲奏議曰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物睿作聖明貴賤辯尊卑遠嫌疑分情禮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厭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具盡盡者同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此陰陽配合同兩儀之成化而妻喪杖周情禮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義農堯舜莫

之易也文武周孔同所尊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意畧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卽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疑也若引同爨之總以志推遠之迹旣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自是百寮議竟不決至七年八月下勅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况子夏爲傳乃孔門所授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違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旣周而禫禫服六十日釋服

心喪三年者或有旣周而禫禫服終於三年或有依上元之制齊衰三年者時議者是非紛然元行冲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但尊貴彌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識者衆一紊其度其可止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定五禮又議請依上元勅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及頒禮乃一切依行焉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七

奏議第十七

唐張說為中書令開元十一年與秘書監賀知章參  
定南郊之禮奏議曰晉元帝建武二年定郊禮於建  
業之南去城七里一壇之上尊卑雜位千有五百神  
去聖日遠損益不同臣等按祠令五星已下內官五

十三座中官一百六十座外官一百四座衆星三百六十座臣共所由勘史傳及星經內外所主職有尊卑舊圖座位升降頗錯今奉墨勅授尊卑升降又新加降等座總三百一十九座并衆星三百六十九座凡六百八十七座具圖如左詔遂頒於有司以爲嘗式十三年撫州三脊茅生有上封者言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將欲封禪問於夷吾夷吾對曰江淮間三脊茅生用以縮酒乃可封禪其時無茅桓公大慙而罷自歷千古今始一生昔宣王南征責楚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是其地生茅今高一尺至七

八月長足方堪縮酒特望聖恩至時令采用祭太山并根掘取苑內植之時宰臣已遣使於岳州採沅江茅乃奏曰管夷吾爲桓公是諸侯不合封禪故稱茅拒之及伐楚之日尊周室行霸道乃責楚云包茅不入王祭不供若以茅瑞是不知經義臣等歷任荆楚博訪貢茅沅江最勝臣已牒岳州取訖今稱撫州有茅請移根入苑且貉不踰汶橘不過江移根苑中信是虛妄勅撫州日進六束與沅江相比用之帝曰可韋縉爲太嘗少卿開元十七年四月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祫序昭穆禘各於其室縉奏

日准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其義合聚昭穆定  
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爲序昭穆唯鄭玄  
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旨則與常享不異臣恐鄭謬  
於周經請依古禮如王肅等議序列昭穆許之二十  
一年五月縉奏曰奉今年二月三日勅宗廟所奉尊  
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可宜奏  
聞者謹詳經典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嘗別置署  
司事非稽古其署望廢令本司專奉其事許之縉尋  
遷太常卿二十三年正月制以籩豆之薦或未能備  
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縉請宗廟之奠每坐籩

豆各加一二又今之配獻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  
執持甚難請令廣大其郊祀奠獻亦准此仍望付尚  
書省集衆官詳議務從折衷於是兵部侍郎張均及  
職方郎中韋述等建議曰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  
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備水草陸海三牲八  
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薦矣聖人知孝  
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有常禮物  
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等無  
相踰越百代嘗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  
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

二十品珍用八物暫用百有二十壘則與祭祀之禮  
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  
行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豆杜預曰饗  
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共食饗  
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  
人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以供祭祀與賓客所用  
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嘗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  
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  
於故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  
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芟有疾召宗老而囑曰祭我

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  
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  
炙之奠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  
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  
敢薦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皆充祭用  
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太  
羹不和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不禘不欲黷也三  
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羽酌守  
以忠信神其舍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

方何必古器簋盥可去而盤盃杯捲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笛笙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耳目之娛本無則象後嗣何觀欲爲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嘗饌此旣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藹栗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之精明臨人者也所求備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

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按禮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云人生尚饗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亦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太羹不和粢食不馨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尚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旣乖禮云之

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克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  
二用缶納約自牖此明祭在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  
樽之酒二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  
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祭  
加遠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時太子賓客崔沔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劉秩  
等皆建議以爲請依舊禮不可改易於是宰臣等具  
沔述等議以奏玄宗曰朕承祖宗福德至於享祀粢  
盛實思豐潔禮物之具諒在昭忠其非芳潔不應法  
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紹又奏請

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瓊羞用  
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玄宗令用藥升一升合於古  
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二十四年以服制之  
紀有所未通命有司議姨舅母百官奏請多異同帝  
曰朕以爲親姨舅旣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  
服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  
舅也宜服總麻百官等咸獻議曰臣等又以外族之  
親禮無厭降外甥旣爲舅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  
之外甥旣合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甥之  
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所引者漸疎愚蒙猶有未



達伏聽進止帝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古禮無文此皆自仁率親用爲服數所存抑引盡用推恩朕情有未安故令羣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爲外族之親禮無厭降服之節制所引甚疎且姨舅屬從之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之匹敵也豈可以所引者疎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而服尤是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又堂姨堂舅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云同爨總若此堂姨舅於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不得過本而須爲外曾祖父

母及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乎皆睦親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詳之中書門下奏曰頻奉墨制重令詳議臣等淺陋不達不敢措詞聖旨深微特垂開曉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弘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謹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總麻堂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古羣儒凡議徒有稽留並望准制施行從之二十七年紹以開元六年秋睿宗喪畢祫享于太廟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禘其  
年夏禘訖冬又當禘乃建議曰禘祫二禮俱爲殷祭  
祫謂合食祖廟禘謂締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  
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  
數則黷亦不欲疎疎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  
焉蒸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  
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玄注  
解高堂所議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  
年禘於羣廟自禘已降五年再殷一禘一禘漢魏故  
事貞觀寔錄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禘祫注云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  
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議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  
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  
閏大備故也此則五年稱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禘迭  
相乘矣今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或  
比年頻禘或同歲成序或一禘之後併爲稱禘或五  
年之後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旣違其度五歲稱  
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矣說者或云禘  
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各有殊年數相舛祫以三紀殺  
小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茲參差難爲通計竊

以三禘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稱殷之數同在其  
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禘二周有半舉  
以全數謂之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也其有禘禘  
異稱各稱四時秋冬爲禘春夏爲禘祭名雖異爲殷  
則同譬如初祀蒸嘗其體一也鄭玄謂禘大禘小傳  
成謂禘小禘大夫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  
無異同蓋象天之法相傳不失惟晉代陳舒有三年  
一般之議自五年八年歷十一十四年尋其議文所  
引亦以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  
也夫以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茲昭著禘禘

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  
至辛巳年十月禘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  
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禘自  
此五年稱殷週而復始又禘禘之說非惟一家五歲  
稱殷之文旣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  
後置禘或近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宗高堂則  
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  
注先王之法約三禘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序以  
甲年旣禘丁年當禘己年又禘壬年又禘甲年又禘  
丁年又禘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禘後去禘十有八月

而近禘後去禘三十二月而遙分折不均粗於筭矣  
假如攻乎異端置禘於秋則三十九月爲前二十一  
月爲後雖有小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  
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  
言本數全數二周有半寔枕三年於此置禘不違文  
矣何必拘滯遂隔三年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也  
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覈周審最爲可憑以爲二禘  
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夏禘丙  
年終禘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文旣無乖  
越五稱殷之制疎數又均較之諸儒義實長久今

請依據以定二殷預推祭月周而復始禮部員外郎  
崔宗之駁下太嘗令更詳議今集賢學士陸善經等  
更加詳覈善經亦以其議爲允於是縮奏口禮有禘  
禘俱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承或云五歲稱殷一  
禘一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法天象閏大趣皆  
以太廟禘禘計年有差考於經傳微有所乖須在四  
月以前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禘儀合食禮頻恐違先  
典伏以陛下能事畢舉舊物或甄宗祐祗慎之時經  
訓申明之日臣等忝在持禮職思討論輒據舊文定  
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

裕相代五年稱殷周而後始今年冬裕准禮合停塋令所司但行時享卽嚴禋不黷庶合舊議從之

裴耀卿爲侍郎開元二十二年制曰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聞奏太常卿韋縉奏曰謹按儀禮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總麻三月並是親情而服屬疎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一等服則輕重有別堂姨舅親旣疎末恩絕不相爲服親舅母未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加竊以古意猶有

所未暢者也且爲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疎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齊旣無別服宜齊等請爲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疎降除之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而抑情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明且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况夫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正人道一詞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曰弘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嘗所謂加恩愚見以爲不可又戶部郎中楊伯成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同是議與馮等畧同議奏上又手勅侍臣等曰朕以親姨舅旣

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服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總麻堂姨舅今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云同爨總若比堂姨舅於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總是以亦不隔於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過本而須爲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制服亦何傷乎是皆親親之本意卿等更熟詳之耀卿與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外甥爲舅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之外甥旣爲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

類是同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所引者漸疎微臣愚蒙猶有未達玄宗又手制答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禮無明文此皆自仁率親用爲服數所存抑引盡用推恩朕情有未安故令詳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爲外族之親禮無厭降服之節制所引甚疎且姨舅者屬從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之匹敵也豈可以所引者疎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者也夫之姨舅夫旣有服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卿等宜熟詳之耀卿等奏曰陛下躬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

將弘敦睦稱發德音復令詳議臣等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益不欲參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總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古羣儒凡議徒有稽留並望准制從之二十七年寧王憲將墓玄宗遣中使勅其子璿等務令儉約送終之物皆令衆見所司請依諸陵舊例壙內置千味食時耀卿爲監護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瓶盛步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麋鹿等肉並諸藥酒三千餘色儀注禮料皆無所憑臣據禮司所科奠祭相次事無不備典制分明天恩每申讓帝之志務令儉約禮外加數竊恐不安又非時之物馬驢犢等並野味魚鴈鵝鴨之屬所用銖兩動皆宰殺盛夏胎養聖情所禁又須造作什物動餘千計求徵市井實謂煩勞千味不供禮無所闕伏望依禮減省以取折衷制從之

顏真卿爲御史大夫肅宗至德二年自鳳翔還京真卿議云春秋時新宮灾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後

爲吏部尚書克禮儀使代宗大曆十四年七月奏言  
高祖至肅宗七聖廟號尊謚文字繁多皇帝則悉有  
聖之號皇后盡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  
之者異於古請高祖已下累聖謚號悉取初謚爲定  
請按舊制上謚號高祖爲文皇帝高宗爲大皇帝  
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玄宗爲孝明皇  
帝肅宗爲孝宣皇帝其廟號如故仍請准漢魏國朝  
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行之時以謚號前後文繁  
多不經而儒學之臣思改者久矣會真卿上奏皆謂  
必克正焉而兵部侍郎袁操不詳典故乃上言陵廟

中玉冊旣刊勒矣不可輕改遂罷之操曾不知陵中  
玉冊寶紀其初號後雖追尊而冊文如故是年十月  
代宗神主將祔廟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准禮合  
祧請遷於西夾室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  
廟又伊尹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  
七廟之外則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故歷代儒者制迭  
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  
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  
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



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  
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  
朝近古不敢以私戚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  
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已  
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違也安帝以讒害大  
臣廢太子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  
陵號稱恭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  
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  
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  
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

漢以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  
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  
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  
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爲孝  
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寶應二年並祔玄  
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  
帝卒哭而祔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  
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饗祀於是祧元皇帝於  
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建中元年三月真卿上言東  
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詔下議之初武太后於東

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中宗以後而京大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耐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指有三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是年十一月辛酉詔曰冠婚之義人倫大經昔唐堯降嬪帝乙歸妹逮於漢氏同姓主之爰自近代禮教凌替公主郡主洪度僭差姻族闕齒序之義舅姑有拜下之禮自家刑國多愧古人今縣主有行將俟嘉命俾親執棗栗以

見舅姑近尊宗婦之儀降就家人之禮事資變革以抑浮華宜令禮儀使典禮官約古今儀禮詳定公主郡主出降覲見之儀以聞於是禮司銓定儀制請郡縣主出降覲見之儀又曰故事朝廷三品以上依開元禮婦見舅姑之儀又曰故事朝廷三品以上清望官定名赴婚會謂之觀花燭又有障車下壻及詠扇之詩非宜也請皆去之又按禮經壻執贄以相見也當於奠鴈時男女相見親迎以歸然後同牢而食合卺而酌近代別設氈帳擇地而置乃元魏穹廬之制不可爲准當於室中施帳以紫綾縵爲之又云今俗以子卯午酉之歲娶婦者謂之當梁不得見舅

姑又呂才新定陰陽書五十篇並無此說其俗忌諱皆禁之乃爲永制王公百官率用此禮否者並使劾之又婚禮皆用誕馬在禮經無文按周禮玉人有璋諸侯以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璋郡主壻加以璧以代用馬又其函書出自近代事無經據請罷勿用皆從之無何殿中少監李洞清嫁女用俗法施氈帳禮儀使舉送御史臺按之真卿尋遷太子少師依前禮儀使二年十月癸卯祫祖神主出行祫禮初寶應二年玄宗肅宗神主附廟始遷憲祖懿祖神主於西夾室是時禮儀使于休烈以國喪畢將行

祫享以太祖既位當東面獻祖懿祖屬宗於太祖若同祫享卽太祖不得居正位於是永闕二祖神主於西夾室至是有司亦以國喪旣畢當行祫禮於是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別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嘗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太廟爲始封之祖而乃立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廟太祖者故太

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享太廟  
伏請據魏晉舊制爲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  
四府君爲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  
以申其尊別廟登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敘其  
親伏以國家若用此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  
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  
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立廟至禘祫之時尚用享  
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典聖廟藏祔爲宜勅下尚書  
省百寮集議真卿議曰議者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  
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

享與太祖並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  
祖若同祫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祔  
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  
經殘缺旣無明據儒者以方義類斟酌敢中則可舉  
而行之蓋可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兩命始封  
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禘祫  
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申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  
禮廣尊先之道此是太祖明神蒸蒸之本意亦所以  
化被天下率循孝弟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  
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

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  
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  
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  
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  
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深失禮意二  
不可行也議奏留中不下將及祫享真卿又奏請從  
蔡謨爲定從之

三年閏正月真卿上言武成王廟是中祠上元元年  
禮儀使杜鴻漸奏罷祭今旣修葺廟宇已成伏請准  
月令每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行釋奠之禮又武成王

自齊太公追封侯王名義同廟廷以樂合准諸侯之  
數今請軒懸從之

李嗣京奏聞

十休烈爲工部侍郎充禮儀使舊儀冬至元日百官  
於光順門朝賀皇后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休  
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命婦朝夫人主婦朝女君  
自明慶元年以則天爲皇后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  
朝光順門朝宮命婦雜處殊爲失禮有詔乃停

冊府元龜

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八

奏議第十八

唐歸崇敬為膳部郎中肅宗寶應元年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禮上疏云案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繇隋代以來始有服者事不師古伏請停罷從之又議東都太廟不合制木

王謹審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制也殷人屢遷前三後五則殷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魯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而廢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魯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恐非禮也又議云每年春秋二時釋奠文宣主祝板御署訖北面揖臣以

爲其禮太重謹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署祝板伏請准武王東面禮之輕重庶得其中是年崇敬與禮儀使杜鴻漸禮官薛頌等議以高祖神堯皇帝非始封之君不合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封於唐郊天地請以景皇帝配告宗廟亦以景皇帝酌獻詔可之永泰二年夏大旱時上封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唐國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於景皇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爲災詔下百司就尚書省議崇敬確執前議乃止崇敬又議祭五人帝不合稱臣云大皞五帝人帝也於國家

即為前後之禮無君臣之義若於人帝而稱臣則天地復何稱也議者或云五帝列於月令分配五時則五神五音五祀五蟲五獸皆備五數以此備其時之色數非謂別有尊也

黎幹為諫議大夫寶應元年禮儀使太嘗卿杜鴻漸與水部員外郎薛頡歸崇敬等議以神堯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配天地告請宗廟亦以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大

地二年五月進議狀為十詰十難曰據集賢較理潤州別駕歸崇敬議狀及水部員外郎薛頡等議曰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周人以遠祖配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於圓丘臣幹詰曰國語云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



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六也家語曰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諦也事遵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八也王肅曰禘謂五年大祭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畧舉十詰以明之臣唯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之處

鄭玄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禘為祭昊天於圓丘及郊天者審知禘是祭之最

大則孔子說孝經為萬代百年法稱周公大孝何不

言禘祀帝嚳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

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

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雍禘

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也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

發大禘也鄭玄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

互說或云禘太祖祭天其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

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

詳玄之意因此商頌禘加大字便云祭天始春秋大事雖有大字亦是宗廟之大祭可得便稱祭天平若如所說大禘卽是郊祭稱禘卽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黃帝與魯太傳不王不禘上俱無天字云何因便稱祭天平又長發所云亦不歌魯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魯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無以禘爲祭天何棄周孔之法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

侯則及其太祖者說王者則當禘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黃帝及魯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魯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旣無宗廟卽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說非但於天於父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稱出於大微五嘗乎故不王不禘王者祖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此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祇及太祖而已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玄錯亂分禘爲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一也注左傳

稱郊祭昊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  
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禘太  
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爲三顛倒錯亂皆  
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  
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歲  
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所棄未嘗行  
用愚以爲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  
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玄之學請據鄭  
以明之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之廟  
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玄云

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  
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絳及  
顓頊昌意爲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爲例其  
義又異且稽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唯殷以  
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感神而生者帝  
嚳以妃簡狄有城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長而  
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旣和遂封  
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后稷者  
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  
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

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郟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然生子卽有郟家室此之謂也禹舜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德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子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旣遵鄭說少德配寡遂以后稷祇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議詰臣云上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

四望旅訓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乃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則訓旅爲陳注有明文若於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乎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宗祖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太則天所以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乃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田之始制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云祭天歲一何天至尊至

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嘗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知景帝封於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乃尊神堯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黜神堯配合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之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序何必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郊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

欲以景皇帝爲始祖旣非造我區宇經綸草昧之主故非與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升于圓丘之上與昊天匹魯謂圓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所言魏文帝不以武帝操爲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孟德仲達皆人傑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治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寔爲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繇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

晉既已審矣則景皇帝不爲始祖明矣高祖拔出羣之才廓清隋室拯生民之塗炭則夏禹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則漢祖之功無以比然而夏以禹爲始祖漢以高帝爲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爲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魯無按據一何寡陋不媿於心不畏於天乎以奉詔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忝竊朝列官以諫爲名名以直見知身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禪萬一議奏不報

杜鴻漸爲大嘗卿克禮儀使代宗廣德二年正月命

有司定祀典鴻漸奏曰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享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大聖大光孝皇帝配享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配享從之

李峇爲司門郎中禮儀使判官德宗建中三年十月肅王詳薨詳德宗第六子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帝念甚不令起墳穿壙特命層塿造塔如西國法峇上言曰墳墓之式經典有嘗爰自古今

不聞異制塼塔出於天竺號爲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况肅王天屬品位尊崇喪葬之儀存於簡策舉而不法垂訓非經伏請准令造墳庶遵典禮從之關播爲刑部尚書知刪定禮儀貞元二年二月奏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文宣王廟之儀伏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置亞聖賢之有聖於義不安又孔門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同於義旣乖於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從之三年正月修昭德皇后別廟帝初務從省約欲藏皇后神主於陵所祠寢殿播於禮官奏以典故無文且陵所祠殿非安神主之所准故事昭成肅明元獻皇后並置別廟今太廟之西卽元獻皇后故廟也今請修葺以爲昭德皇后別廟從之

李紆爲兵部侍郎貞元四年八月奏准開元十九年勅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太嘗卿少卿及丞克三獻官又案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齊太公漢留侯至於上元元年勅追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克獻兼御署祝板伏以太公卽周之太師張良卽漢之少傅聖朝列於

祀典已極褒崇今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文宣王垂教百代宗師五嘗訓明紀綱制立家國繇是正素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羞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政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擬諸盛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爲敬祭于其昭告請改爲致祭于留侯其獻官請准舊式詔百寮集議刑部員外郎陸淳請罷封王立廟之制依貞觀之碻溪置祠命有司時享左領軍大將令狐建等諸將軍二十四人請仍舊大理卿于頔四十六人請依李紆帝謂曰

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自今上將軍已下克獻官餘依紆奏

劉滋爲吏部侍郎貞元六年正月詔羣官有私喪並宜禁斷公祭初御史監祭者以開元禮有總已上喪不享廟移牒吏部詰以差奏祭官有私喪者於是吏部乃奏曰准禮諸侯絕周大夫絕總所以殺旁親之喪不敢廢太宗之祭士則總不祭謂同宮未葬欲人吉凶不相黷也魏晉以降變禮行權總已上喪假內不緣謂之喪服假滿卽吉謂之公除凡旣葬公除卽爲吉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皆行公祭蓋大夫不



以家事亂王事春秋之義也今國家公除之令既已  
卽吉於祭無嫌今私家之祭則無廢者公家之祭則  
猶禁之是以有司限文進退維谷若以服爲禁卽懼  
廢祭禮若以例奏差則懼違令文先王立禮所以進  
人爲善也立法所以禁人爲非也被公除者人思君  
親莫不欲祭使子得祭其父孝莫大焉臣得祭其君  
厚莫重焉苟祭而不許是禁人爲善苟私祭不禁則  
公祭無嫌是則垂之空文不若行其變禮今請申明  
舊令使行之可守凡有慘服旣葬公除及聞哀假滿  
者請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官未葬唯公除者請

依前禁之庶輕重有倫以一王法從之

柳冕爲吏部郎中貞元六年將有事於南郊德宗重  
慎其禮每事必詢訪於禮官乃命冕與司封郎中徐  
岱倉部郎中陸質工部員外郎張薦皆攝太常博士  
同修儀注以備顧問旣詔以皇太子亞獻親王終獻  
帝令問冕等當受誓戒否冕與禮官等奏請唯開元  
禮並以前七日數內受誓戒詞云各惕其職不供其  
事國有嘗刑冕等以誓皇太子更其詞云各惕其職  
肅奉嘗儀帝又問升郊廟云劔履及象劔尺寸之度  
祝文輕重之宜冕等咸引據禮經及歷代沿革故事

奏聞帝甚嘉賞之是年復親王母號曰太妃定公母曰太儀初帝以諸王若叔父諸弟長公主若姊妹其母多無封號朝謁之際無以稱之乃下有司詳議禮官第奏曰伏尋漢制諸王母稱王國太后晉宋以降則曰王國太妃國朝酌前代典故從晉宋之儀王母命爲太妃著在程式謹按封爵及太唐六典王母爲太妃高祖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後爲韓國太妃太宗燕妃生越王貞後爲越國太妃位號所崇存於簡冊其長公主之母歷代故事並無稱案大典內命婦有六儀位次三妃秩正三品公主母旣因女貴伏

請降王母一等命爲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其品位同儀者取母儀之盛太者請因子而尊庶辨等威以弘敦睦詔可其奏

裴郁爲太嘗卿貞元七年十一月奏疏曰禘祫之禮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禮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祖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潁川等

四府若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旣近於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寮僉議勅旨依八年二月又奏乃者宗子名御皆云皇其親行

於文疏曹署此非避嫌自卑之道也謹按儀禮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尊之道也又禮記公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鄭玄注云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今宗子若以皇字爲稱首從數爲序親誠非卑別尊不戚君位之義又按儀禮從父昆弟卽今同堂也從祖昆弟卽今再從也族昆弟卽今三從也聖朝方崇敦敘宜辯等威其三從內伏請依舊其餘各以祖禰本封爲某王公子孫則親疎有

倫各理歸正從之九年六月郁奏議曰謹案孝敬皇帝忌不廢務伏以讓皇帝位非正統親則旁尊詳考舊章合同孝敬其忌日廢務請罷詔可是月郁奏議准季冬盡日以十一月九日貢舉人謁先師今與親享太廟日同准六典上丁釋奠若與大祠同卽用中丁其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

李嶸爲太子左庶子貞元八年正月議太常卿裴郁所論禘祫之禮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三昭三穆夏則

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卽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夫毀主上升藏於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以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已下毀廟之主則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案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於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

已前之主瘞於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太祖以下子孫別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隋陳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奏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成帝時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徐各之祧以准遠廟至穆帝立於京兆遷入西徐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享四廟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附于廟至貞觀九年將附高祖

于太廟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于太祖係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立東向位於是始封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廟弘農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帝高祖祔廟始遷宣皇帝西夾室開元元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爲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尅復後新作九廟神主遂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

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向位以獻懿二祖爲是二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真卿伏奏合出獻懿二祖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向尊位請准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東向以懿祖於昭位南向以太祖於穆位北向以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准爨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葬禮有義斷獻懿以爲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向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數祭

法所謂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太祖旣昭配天地位當東向之尊庶上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又後魏時公孫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公先也太祖已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天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因於周魏因於漢隋因於魏皆立三廟有二祧又二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爲人之子事太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太廟所以尊正統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

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宗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于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高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不先繇繇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繇是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不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下竝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驗於史冊其禮命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事及貞觀明慶開元所禘祫竝虛東向既行之已久

實羣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蒸嘗上配天地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暨居昭穆之列屈已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蒸敬繇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壓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典聖廟及請別置築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氏瘞園尤爲不可輒敢微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虧東向司勳貞外郎裴樞議曰禮必立宗子者蓋爲收其族人東向之主亦繇是

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一有間等上不倫西位嘗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享事主乎合食永祕此於姜嫄則推祥禱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繇是言也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祖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三祧歲禋及壇墀終禘及郊宗古室是謂郊宗之祖斯

最近矣但當時議所居石室未有准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爲石室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室尊位尊在旁居考理卽心恐非允叶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禘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之正禮動也中者焉考功負外郎陳京議曰京前爲太嘗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享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寮博採所從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伏見去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嘗卿裴郁所奏大抵與京議相會伏以聖興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祔引於曾高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羣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謂主遷彌遠祧室旣修當禘之歲嘗以獻祖居於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行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延於西以衆王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爲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爲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

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鮫乎且漢之禘禘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闕宮之詩而永闕或因虞王之義而瘞園或緣還廟爲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爲說欲令正西東向均之數者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正西東向之一句爲萬代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闕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

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則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與聖之於獻祖乃魯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與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爲臣以爲德明與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享薦是亦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義證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并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議狀並留中

盧邁爲尚書左丞貞元八年七月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薦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戒爲御史劾奏令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於是邁等奏曰謹案禮記曰大夫士將奉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是奉祭也又案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疾病則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日不受誓戒之文雖假寧令忌日有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亘以假寧嘗式而辭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戒則祀事之嚴較其禮式忌日乃循嘗之制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爲辭繇是亘坐罰陸淳爲左司郎中貞元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勅于頔等議狀論禘祫事所請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

令尚書省會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可否  
仍委所司具事件聞奏其月二十六日淳奏曰臣竊  
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其歸趣三端而  
已于頊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  
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  
祖居于東向行禘之禮太祖復延於西謹按禮經及  
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  
正獻懿二王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意有四一曰  
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附于  
龍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  
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  
無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于園  
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意不足徵也唯  
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  
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時雖奏議竟亦不決

冊府元龜

天坐獻美之辭對長壽尊奉之具沐而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九

奏議第十九

唐肅彤為太常博士貞元十二年十月與博士裴堪

上疏議太廟朔望饗祭日臣等謹按禮經前代故事

在廟無朔望祭食之儀於陵寢有朔望上食之禮國

家自貞觀至開元修定禮令皆遵舊典天寶十一年

閏三月初別令尙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祖已下每室僉享其進奠之儀在臣禮司僉無著令或當時禮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生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宮而不可黷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請今月八日進止令宗正與太嘗計會辨集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廟齊心自中事歸有司各合盡敬然後詳議故實臣得竭誠謹按禮祭統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由是牲牢有定制邊豆有嘗數罄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草木之異苟可薦

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饗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王之食飲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羹脆旨甘皆爲褻味此先王以此宴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饗宴食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爲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是故禘祠蒸嘗感時致饗此聖人俯就之中制也今陵寢每月一祭不爲䟽也太廟每歲五饗不爲數也則人臣執事在數䟽之間得盡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月朔月半將以爲嘗環四時之中雜

五饗之禮爲數旣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肴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陵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帝令宣示宰臣曰此禮已經先帝所定朕未敢據有改移待更商量期於允當十三年八月詔張茂宗起復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尙義章公主彤與堪上䟽言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借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

倫大端所以闕睢冠詩之首者王化之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斬居服之重者也道之厚也聖人以二端爲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皆主人几筵聽命於廟稱事立禮謂之嘉所以上承宗廟下繼後嗣也又制喪禮曰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稱情立文通謂之凶所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然後夫義婦順父慈子孝馴致不失臻於太和歷代寶之以爲至敬昔者魯侯改服晉襄墨縗事至重於奪情義亦許其權變又兵法鑿門而出以凶禮處之以

情相因體或爲顛若茂宗釋縗服而衣冕裳去堊室而行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賣嘉豈唯失先王之重典抑亦爲國家之爽法儻茂宗留俟免喪則日月非遠今公主指期下嫁又儀注有嫵罔不可廢重而就輕捨大而取小伏惟皇帝陛下體天撫運統人立法何嘗不守先王之至德聖哲之明謨下盡群言上留玄鑒彝倫式敘懿範昭明所以八表肅清四夷歸化方弘禮義之日大敦名教之時於無爲之朝有異議之事衆情未達疑懼交深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誠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收天情

於至難察有司之懇守垂之史冊聖德彌光則天下幸甚臣謬備禮官懼於失職不勝致君愛禮之至疏奏不納

齊抗爲太嘗鄉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奏曰元日朝賀奏事官戶部尚書司天監准開元禮兼合於橫班同群官拜訖然後依次奏事自頃因循並未拜已前先就于階立奏事畢隨例便退臣與禮司商量請依開元禮戶部尚書已下於南班再拜訖便隨上公升于階就東向位立准儀注奏事庶禋闕典以補舊儀可陳京爲給事中貞元十九年三月奏今年夏禘饗于

太廟須定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并遷廟之位伏以禘祫是審禘大合祖宗次序之祭必遵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大祭恐須定比來所議之禮饗日既近臣職忝刑緝經籍謹遂奏聞伏以建中二年及貞元七年十一年特令都省詳議者三竟未正太祖東向之位至十二年禘十七年祫猶未得中其於至正之饗不可重難依違又以過此也詔百官議定以聞鴻臚卿王權議曰案祭法曰周人禘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案雍禘章疏云太王王季已上皆云禘於后稷

之虛廟蓋以太祖東向之位至尊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后稷之廟天下爲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案鄭玄注祭法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始祖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爲宜祔於興聖廟不當祭於太廟也如此太宗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於興聖廟然無引據上意不決自寶應已前太祖尚在昭穆故虛東向以祔太祖及廣德二年太廟室數已滿遷二祖於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九年至建中二年冬祫祭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虛東向當蔡



謨議本請別築宮廟以居穎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  
宮廟未成以前請權虛東向之位待制廟成遷四府  
君神至於別廟然後太祖正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  
晉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初有司雖引蔡謨虛東向  
之位禮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祖在  
昭穆之位及是覽羣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  
不刊之典以二祖皆追崇非有土子民之尊禮當祔  
別廟及覽權議引據詩禮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於  
德明與聖廟每禘祫年一饗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  
時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狀五十七封詔付都省再

集百寮議定聞奏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請  
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與聖廟請別增兩室奉  
安神主緣二十四日禘祫祭修廟未成請於德明與  
聖廟垣內權設幕屋爲二室權安神主候增廟室成  
准禮遷祔神主於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饗  
禮從之是月十五日遷獻祖懿祖神主權祔德明與  
聖廟之幕殿二十四日饗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  
向之尊元皇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二祖新廟成  
日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至景皇帝之位虔告  
之禮當在重臣令宜簡較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太尉

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  
詔曰國之大事式在於明禋王者孝饗莫重於殷祭  
所以尊祖宗而正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  
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  
序夙夜祇栗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  
考群議至於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  
懿祖元皇帝神主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  
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備禮務極精嚴祇肅祀典  
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杜黃裳爲太嘗卿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卽位二

月乙卯奏曰禮云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周禮黃  
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成出不  
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  
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  
輟樂制外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不祭宗廟國家故  
事未葬不祭今請俟祔廟畢復嘗從之是年十一月  
德宗神主將祔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  
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  
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秦漢魏晉迄于陳隋漸  
造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光武以下皆有祖宗之號

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番統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也聖唐郊景皇帝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新主入廟禮合迭遷藏於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於嘗於是祫高宗神至於西室祫德宗神主焉

至遷爲太嘗博士憲宗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

祫有司疑於遷毀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唯三代之漢魏以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爲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至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爲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祫遷代祖也德宗升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祫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太廟夾室禮則然也或議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宜在遷藏之例臣竊未喻也日者

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曰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爲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爲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姦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五臣巨唐舊臣佐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年間再爲皇太子再踐皇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爲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爲

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爲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爲六代祖母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  
蔣武爲司勳員外郎順宗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爲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召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樞前卽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爲中興之君

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卽不可爲不遷之主矣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如之何武曰凡配饗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於廟君嘗卽無饗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答宰相奏下公卿重議翌日兵部侍郎李巽等集議僉與武同由是竟遷中宗神主於是禮儀使奏高宗皇帝十二月四日忌則天皇后十二月二十六

日忌中宗皇帝六月二日忌和惠皇后四月七日忌謹按禮記云捨故而講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論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則忌日僉不合行香仍依禮不諱制可

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二年九月與諸宰相上言伏以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聖沿情或徇一時之敬過猶不及遂至於煩詢於有司兼酌禮意若無釐改有贖舊章其太廟諸陵日遣使臣等商量每歲除太廟時饗及太廟朔望上食諸陵朔望莫覲陵朝脯奠外餘饗食及忌日告陵等僉請停其果

實甘橘蒲萄菱梨等皆遠方進奉陵邑所無並請遣使於諸陵薦獻菓實之中甘瓜特異亦謂至時上薦其餘瓜果及四時雜物並望委陵令與奉陵縣計會及時供薦其專遣使亦請停庶弘聖敬之心不虧嚴潔之祀制可

三年四月癸亥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饗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饗准禮時饗與禘祫同月卽其月但行禘祫祭不行饗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饗重於朔月薦食稽求禮情參酌輕重於時饗之月其月朔薦

食亦合便停若兩禮兼行卽祭恐煩黷伏請至時饗及臘饗其月朔望食請停餘月一准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月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卽與踈數有節合於禮中從之

鄭元爲京兆尹元和三年五月條奏王公士庶喪葬節制一品二品三品爲一等四品五品爲一等六品至九品爲一等凡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宮高聽從夫子其葬器悉請以瓦木爲之是時厚葬成俗久矣雖詔下事竟不行  
韋公肅爲太常博士充禮院修撰官元和九年正月

上疏曰准禮無忌月禁樂今太嘗及教坊以正月是國家忌月停習郊廟饗宴之音中外士庶咸罷慶樂伏尋經典切恐乖宐臣謹按禮記有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漢魏以降代襲斯旨唯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下議禮官荀訥王洽曹耽王彪之並當時知禮者皆稱禮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卽一月忌時忌歲蓋無禮據時從其宐伏以承前所禁皆在二十五月之中今旣踰遠禮須改革臣又聞統人立法必守先王之嘗經企及俯就不違聖哲之明訓下盡群言上留玄鑒不以私懷而踰於禮節又記曰是月禪

從月樂明王制樂漸去其懷不應以追遠而立禮反重也今太嘗停習郊廟之樂是反重而慢神有司禁中外之音是無故而去樂詳其前典情理不倫考其沿襲又無所據儻陛下正因循之越度法經典之明文約禮之儀傳於史冊天下幸甚詔付中書門下令召太嘗卿典禮官詳議可否中書門下奏曰忌日太嘗寺及教坊悉停習中外士庶亦皆禁斷准禮文及歷代典故並無忌月禁樂請依嘗教習者勅旨宜依其士庶之家亦准此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元和十四年二月太嘗丞王涇

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令百官議開元禮太廟每歲禴祀嘗蒸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以尚食每朔望具嘗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嘗由是朔望不視朝此之大祠故也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翱奏議曰國語曰王者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祭禴祀蒸嘗漢氏皆雜用之蓋遭秦焚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以來之先儒穿鑿各申已見皆記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

之禮以日祭月祭旣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徒皆一代名臣博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嘗饌秦漢之不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議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家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邊豆脯醢君子



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之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嘗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芟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官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藜其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尙饗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尙書省曰某月某日時

享于太廟各揚乃職不供其事國有嘗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廟以弓矢旣橐禮樂爲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儒術議曰臣謹案開元禮

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議曰大禘則終王壇墀則歲貢二祫則時享曾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饗時類歲祀此則徃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之不必卜擇日時也故叔孫通之言且曰古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饗者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於秦之代漢氏因之而不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既以

二十七日而降朔望奠醑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饗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廟與陵寢同日時設祭以爲越禮臣切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行可廢之旨不當以同日同時爲議何者漢朝宗廟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祀豈不與宗廟同時者乎在禮既祭於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宗廟陵寢嘗祀同時理固無害又韓臯引漢官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塚人之職凡祭墓則爲之尸則古亦墓祭但與漢家

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又王涇狀以太廟設祭別家嘗饌以爲褻味而韓臯則云法饌依經固非黷祭臣案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饗先王者謂解牲體薦血腥灌之以爵鬯者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取豚膋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嘗饌耳文王之祭思死者如不欲生夫豈知增嘗饌耶蓋其愆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所以然也是以簠簋有數籩豆有殺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嘗饌庖人羞之膳夫饗之糝以羶香雜以鹹辛具有司之烹炊滷神明於媾近意雖不褻而

事已褻矣况古者天子立七廟又謂壇墠以祭去祧之主近則起土遠則掃地蓋彌遠而彌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爲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尚潔務豐宜備嘗饌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享告朔薦新宜從古制以正禮也唯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爲宗廟既有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爲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言理有改更則三年之外斯可矣况天寶之令行於一時者哉今陛下開十聖之景光廓八紘之氛祲風掃長孳

神驅大妖剗金戟以厚農直玉斗而序政博採群議  
講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代之法安可因陵  
寢緣情取象之禮宗廟薦鬯洎選之儀甚不然也事  
竟不行

李建爲禮部侍郎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卽位四月  
禮部奏睿宗皇帝神主祧遷石室准貞觀故事遷廟  
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  
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  
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准江都集禮  
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宗廟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

北壁以西爲上置

皇帝神主石室制可

王彥威爲太常博士是時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  
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翦寇逆累有武  
功廟號合稱祖陛下正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  
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議其可否彥威奏議曰伏惟  
禮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  
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  
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  
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推羨於先故自始祖  
已下益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禮宗

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至高宗以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爲成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夏致禮升平玄宗掃清內難翼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案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爲祖書曰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今宏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爲訓太行皇帝廟號宜稱宗從之十二月太常禮院奏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案周禮大宗伯云

以樵燎祀風師鄭玄云風箕星也故今禮立春後丑於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爲壇祭之開元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百神咸秩箕星從祀之位壇之第三等并日月神州以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地祇尊不得申並爲從祀悉無上公行事並御署祝板之儀風師既足星辰厭降之義便當倍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嘗儀又大禮月有司薦獻太清宮薦饗太廟准開元禮并六典時饗薦獻並孟月其五日太廟有司行事合權停制可是年十二月穆宗問有司有事於南郊合卜日與否禮官奏曰伏惟禮令祠祭皆卜日然

自天寶以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郊天相循至今僉不十日從之辛巳命中使問有司祀上帝於圓丘太一從祀有祝文與否禮官奏曰准開元禮皇帝有事於南郊百神咸秩五天帝神州并日月僉在壇第一等雖天之貴神乃星中之尊耳位在壇第二等既爲從祀不置祝文其春秋祭於九宮本壇則如嘗禮從之

李渤爲庫部員外部分司東都長慶元年奏太微宮神王請歸祔太廟勅付東都留守鄭綱商量問奏綱奏云臣謹案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

嘗有僉建兩廟并饗二王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雒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發德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饗謹按禮記仲尼荅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王所以明二王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况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憲度鑒神龍權宜之制尊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光皇帝三代睿

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饗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以降禮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勅付有司太嘗博士王彥威等奏議曰謹案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饗薦之禮伏尋周書詔誥雜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雜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必並與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皆作饗亦並行天寶末兩京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至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臣等謹按

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宮室宗廟爲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兩都立廟蓋行古之道主在廟實依禮之經今謹參詳理合升祔謹案元皇帝高宗中宗睿宗是追王及祧廟之祖其神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主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惟江都集議正廟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群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諸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祖先亡若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以下神主並合藏於太

祖廟依舊准故事不饗如陛下肆覲東后移都雒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閏主又當時而作祔饗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卽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廟安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上都卽准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別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議僉有瘞主之議大曆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荅曰禮作練主

瘞虞主其義以桑栗代謝捨故取新夫作主以依神無可埋之理是以禮說廟之主藏於西壁北壁之中故帝玄成議瘞太上皇惠帝之主終見非於漢代秦靖請瘞慶士君亦不行於魏朝貞觀中議遷廟主亦云萬國宗饗食所從來一旦瘞藏事非允愜孝敬尊非正統廟廢而主獨存從而瘞藏謂叶情理又問古者天子巡狩必載遷主如鸞駕東幸則准此文載主而前今東都神主又祔於廟便是廟有二主如之何荅者曰古者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廟之主則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



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  
祔則室不可虛則當補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無  
其說如之何荅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  
之權也王者遭時爲法因事制宜苟無其文則思其  
變如車駕東幸廟仍虛主卽准肅宗廣德二年上都  
作主故事特作闕主向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安  
春秋之義而變之正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  
憑寓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  
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  
所見或云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並合理瘞或云

闕主當作或云乘輿東幸卽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  
意度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牛僧孺爲禮儀使長慶四年七月奏謹案周禮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合而爲七尚書咸有一  
德篇亦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苟卿子曰有天下者  
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  
通規祖宗功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昔周之  
文太祖皇帝始爲唐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也高  
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也  
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

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四時嘗饗自如禮文今以新  
至立廟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  
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祫禘之歲則從合食詔從之  
劉寬夫爲監察御史敬宗寶曆元年閏七月上言近  
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請已  
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已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  
人少卽請取丞郎通攝從之  
劉敦儒爲起居郎寶曆二年二月太嘗奏追謚孝敬  
皇帝陵號恭陵追謚讓皇帝陵號惠陵追謚奉天皇  
帝陵號齊陵追謚承天皇帝陵號順陵並二時朝拜

上擬祖宗情禮之差過猶不及其朝拜請停又追謚  
文敬太子廟在長安坊追謚惠明太子廟在懷真坊  
悉置官吏四時置享禮經無文况九廟遞遷族屬彌  
遠推恩降殺裸獻宜停又贈奉天皇帝廟贈承天皇  
帝廟贈貞順皇后廟及永崇坊隱太子已下七室下  
同爲一廟并贈靖恭太子亦祔在此廟凡此制置皆  
是追崇或徇一時且非禮意日月既久祀享尋停其  
神主望准故事瘞於廟地庶情禮終始不失經訓勅  
旨宜付所司集百寮叅議可否聞奏敦儒奏曰朝拜  
陵寢禮經無文列聖相沿久爲故事就中四陵尤乖

典禮請於太嘗所奏其二太子廟謹按禮記云殤於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不祭殤亡又曰有陰厭有陽厭陰謂嫡殤也注云爲宗子之殤祭於奧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此明幼傷而死故祭於祖廟陰閣之處也陽厭爲祭庶殤也疏云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當室顯露之處故曰陽厭所以明嫡庶也過焉以往則不祭也伏以惠昭太子位登諸闡業當主鬯親則高祖神堯皇帝之宗子屬則於皇帝爲伯祖父雖禮文於旁親無服而骨肉之恩不移於宗子若坎室於德宗皇帝廟內西南隅遷祔神主以時牲展祭不

舉樂無肅俎去玄酒不告利成庶合古禮若准魏晉故事卽昔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冲太孫皆於祖廟北墉置陰室歲時祔饗以至親盡今伏以國家變三代之典從東漢之制九廟既有周殿之隘一室難修處輿之儀况別廟陰室具爲變禮依前享獻於事爲宐其廟請不廢禮官或云惠昭太子棄東宮之日已過殤年若合裸享宐同祭臣以爲古處於奧今祀於廟雖不以成人而別以合過殤之禮矣又或云若以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爲惠昭太子裔嗣皆在宮中若未勝冠自宐抱奠文以同姓爲尸者今但令宗正

官屬主奠卽雅符祀典矣其文敬太子生非繫本之重歿有追命之榮今於皇帝爲曾叔祖非大功之親禮經爲庶而服屬已遠列於嘗祀實爲非經請依太嘗所奏又隱太子以下神主或累朝嫡嗣或聖代名藩今其子孫皆居列土因緣食祿亦謂承家各令自列廟祧用申嚴配臣伏詳開元中勅諸贈太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請復行此制各使子孫奉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爲祖符列國不祧之尊遠裔傳家聞聖王教孝之典其無後之廟及真順皇后神主卽請依太嘗所奏其贈奉天皇帝贈承天皇帝神主

旣有嘗號禮不可躓蓋王者不享于下士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縱有主後法不當祭亦請依太嘗所奏制可

崔龜從爲太嘗博士文宗太和元年七月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宐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近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旣歿其夕爲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憫悼之意不宐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

正朝無爽於事詔下太嘗寺叅定太嘗上言曰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薨卒皆爲輟朝其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是散列者爲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已後文武三品以上非曾建功勳及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例其餘並請依元奏狀及列上詔令中書門下詳定中書門下又上言曰古有當祭告喪義在申情同體過時及哭於理稍乖禮院所請合輟朝者若以聞喪之來日請依餘約太嘗所奏別具品列輕重進定謹按儀制今百官正一品官喪皇帝不視朝一日又准官品令自一品至三

品已上薨歿通有輟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間情理所及事必繫於委遇官則與時重輕一用舊儀或乖中道臣等叅酌其留守節察防禦經略等使及京輔刺史並請各據所兼憲官爲例可之是月太嘗禮院上言敬宗廟祝文皇帝稱孝弟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於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以爲非子者則不稱旁親直言敢告當時朝儀咸以爲宜今臣上

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據下徵晉史有不稱旁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上言九宮貴臣舊制是太祠伏以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星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嘗禮備列三事誓誠群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爲中祠並可之先是太傅崔龜從列上前朝祠祀之非是者凡數事上重慎其變更初令太嘗卿已下參定又中書門下酌其可否悉以龜從奏爲當然後下詔焉

舒元輿爲監察御史太和三年八月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察職當檢察禮物伏見祝板九片臣伏讀旣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以九宮爲目是安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觀其名號乃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爲天子豈可乃臣於天地之子男耶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

則陛下當全稱皇帝遣其官致祭於九宮之神不妄  
 稱臣與名臣實愚聾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鷄  
 初鳴時成命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  
 命禮官詳議異明萬乘之尊無所虧降悠久悞典因  
 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之議乃降為中祠祝板  
 稱皇帝不署

天于... 尊... 祭... 天... 祭... 禮... 官... 詳... 議... 異... 明... 萬... 乘... 之... 尊... 無... 所... 虧... 降... 悠... 久... 悞... 典... 因... 此... 可... 正... 詔... 都... 省... 議... 皆... 如... 元... 輿... 之... 議... 乃... 降... 為... 中... 祠... 祝... 板... 稱... 皇... 帝... 不... 署

